

诸侯僭制，皆有寺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宦祸

中国的宦官制度，肇始于商代，形成于西周。当时，宦官不过是商周王宫内的服侍人员，地位并不高。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权下移”，使用宦官的特权实际上已不限于周天子，各国诸侯也纷纷开始使用宦官，《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称：“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霸者间起，多僭王制，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人。”这里的寺人，就是当时对宦官的称呼。诸侯君主对享乐的追求和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为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部分宦官开始从开闭宫门、洒扫庭除、奔走供应、饮食起居等宫廷杂役中逐渐嬗变为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一股特殊势力。宦官甚至参与国政、军事和宫廷争斗，在一定程度上专擅朝政，造成了严重祸患。

一 竖刁乱齐

竖刁是齐桓公时期的一个宦官，他自幼聪明伶俐，为贪图宫内荣华，自施宫刑，入宫侍候齐桓公。齐桓公是一代名君，在政治上很有作为，却又是一个贪图享乐和女色的人。当时，齐国宫内有一位叫易牙的厨师，烹调技术非常高明，但他并不安心作一位宫廷厨师，而企图参与政事，他见齐桓公非常宠爱长卫姬，便挖空心思迎合长卫姬，经常拿出看家的手艺，为长卫姬精心制作美味佳肴。这一招果然灵验，长卫姬对易牙十分喜欢，便多次在齐桓公面前夸赞易牙。易牙见竖刁受到齐桓公的宠信，又用同样的方法讨好竖刁，竖刁也多次在齐桓公面前美誉竖刁的烹调技术。齐桓公身为一国之主，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胃口也十分难调。易牙为了讨好齐桓公，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给齐桓公做了一份人肉菜肴。当易牙将一份嫩嫩的人肉端到齐桓公面前时，齐桓公尝了尝，觉得美味可口，一会儿就吃光了。他边吃边夸奖易牙烹调技术高超，并询问是什么肉做的。易牙回答说：“臣听说效忠君主的人，不能顾及其家，我见您胃口不好，便心中不安，心想您身为一国之君，什么美味都吃过，可能没尝过人肉的滋味，便把自己三岁的儿子杀掉，烹其肉献于主公，以表忠心。”桓公听到刚才吃的是人肉，直觉得恶心，长卫姬急忙对桓公说：“易牙是出于一片孝心，才这样做的，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杀掉孝敬自己的君主，还有什么不能献给君主呢？”竖刁也趁机说：“易牙忠于君主胜过爱惜自己的儿子，真是难能可贵。”齐桓公觉得有些道理，对易牙逐渐产生了好感。

竖刁、易牙都是卑鄙小人，所以臭味相投，十分投机，为了固宠的需要，他们二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齐桓公竟被他们二人所蒙蔽，认为他俩是最忠于自己的人。

齐桓公二十年（前 665），齐国以“尊王”的旗号讨伐卫国，卫懿公战败，派长子公子开方带着礼物到齐国谢罪。公子开方见齐国强大，认为卫国的王公大臣还不如齐国的一般官吏富有，便要求留在齐国。齐桓公见公子开方舍弃太子之尊来屈身事齐，十分高兴，就拜开方为大夫。开方了解到竖刁和易牙最受桓公的宠信，便倾身结交竖刁、易牙，又在桓公面前说自己的妹妹如何美丽可人。齐桓公是个好色之君，就派人到卫国求婚，卫懿公迫于齐国的强大，也只好答应，桓公将公子开方的妹妹纳为小妾，被称为少卫姬。从此公子开方也受到齐桓公的宠信。竖刁、易牙、公子开方三人整日围在齐桓公身边，说东道西，搬弄是非。

齐桓公亲近竖刁等人，引起了管仲的注意。管仲，本是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的老师，曾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腰勾，后经鲍叔牙的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尊称为“仲父”。管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也成为第一个称霸中原的霸主。管仲见齐桓公宠信竖刁，多次提醒桓公要亲大臣、远小人。因此竖刁等人对管仲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齐桓公称霸中原后，贪于酒色，有些怠政，一切政务都委于管仲处理。有时其他大臣向桓公请教治国方略，桓公总是对他们说：“为何不去问一问仲父？”竖刁见桓公对管仲十分信任，不敢轻举妄动。有一次，桓公喝醉了酒，竖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桓公说：“臣听说君主发布命令，臣下奉命行事，主公却张口仲父、闭口仲父，似乎齐国只有仲父而没有君主，这是十分危险的。”桓公对竖刁说：“寡人与仲父，就像身体与四肢一样，如果没有仲父，寡人也难以成为君主，这样的道理，不是你们所能懂的。”竖刁见桓公对管仲深信不疑，也就不敢再说下去。

有一次，齐桓公外出打猎，竖刁亲自为桓公驾车，一路欢

笑，来到大泽之陂，桓公一会儿射中一只鹿，一会儿射中一只兔，十分开心。忽然，桓公被前面的景象吓呆了。竖刁眼尖，看出桓公表情异常，急忙询问说：“主公看到了什么？”

桓公说：“我看到了一个怪物，一会儿又消失了，可能是鬼怪，这大概是不祥之兆吧！”

“白天怎么能见到鬼怪呢？”竖刁说。

“先君襄公时，在沛丘（今山东博兴）射猎，曾看到一个人身猪头的怪物，当时也是白天，襄公十分奇怪，便张弓射去，怪物并未倒地，反而站在那里啼哭。襄公因为害怕而坠车，不仅摔伤了足，而且连鞋子都丢了。”桓公解释说。

竖刁见桓公受惊，又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只好安慰桓公不必大惊小怪。

“回去问一问管仲，就知道是吉是凶了。”桓公说。

竖刁听到管仲的名字，就十分生气，他假惺惺地对桓公说：“管仲又不是圣人，怎么能知道呢？”

“寡人即位二十三年（前 663）时，曾带兵征伐山戎，兵至卑耳山（位于今山西平陆），见到一个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东西。那怪物高一尺有余，紫衣朱冠，赤脚而行。见到寡人后，作揖不止，好像是表示欢迎。寡人正在惊奇之际，那怪物突然向石壁疾驰而去，转眼不见了。寡人问仲父，仲父说是登山之神，叫做俞儿，只有建立霸业的人才能够看得到。管仲连登山之神都能辨认出来，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桓公说。

“管仲说登山之神是为了讨好君主，其实他并不知道那怪物是什么，况且主公又给他说了怪物的特征。回去后，主公只说见到怪物，并不说怪物的特征，如果管仲所说的怪物特征与主公所见一致，证明他是圣人，如果不一样，就是欺骗主公。”竖刁挑拨说。

桓公回宫后，告诉管仲看见鬼怪之事，并让管仲说出鬼怪的特征，管仲没见到，当然说不出来，竖刁乘机说管仲不过是

个骗子，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呢？桓公得不到答案，又惊又怕，竟然病倒在床。

管仲见桓公被鬼怪吓病了，贴出告示说，谁能说出桓公所见鬼怪的状态，将自己封邑的三分之一相赠送。告示贴出后，有一位叫皇子告敖的人声称能说出怪物的状态。管仲将他引荐给桓公，桓公见皇子告敖身穿破烂衣衫，相貌丑陋，心中有些不快，因是管仲引荐，也不好责怪，他面无表情地说：“仲父说你讲出鬼怪的状态，果真如此吗？”

“臣下能说出。”皇子告敖说。

“那么真的有鬼怪了？”桓公问。

“有。山中有夔，像龙而有一足。野中有彷徨，像蛇而有两头。泽中有委蛇，主公所见，正是委蛇。”

“委蛇的状态如何？”桓公问。

“委蛇大如车轮，长如车辕，紫衣朱冠。一般人看不到，只有称霸天下的人才能看到。”

桓公见皇子告敖所讲与自己所见相同，十分高兴，欲封其为大夫，皇子告敖坚辞不受，桓公又要重赏管仲，奖励他慧眼识人。

“管仲又没有说出鬼怪的状态，为什么要奖赏他？”竖刁不满地说。

“没有管仲的引荐，寡人怎么能听到皇子告敖之言呢？”桓公说。

由于桓公对管仲十分信任，竖刁等人的挑拨也就难以见效。

竖刁见搞不倒管仲，便另谋计策，企图操纵立太子一事，作长久的打算。

齐桓公有三位夫人，一是王姬，是周王室的女儿；二是徐姬，是徐国之女；三是蔡姬，是蔡国之女。但三位夫人都没生下儿子。桓公又挑选了一些貌美的女子，其地位犹如夫人，让

他们轮流侍寝，以便多生儿子，其中最受宠的有六名，结果他们每人为桓公生下一个儿子。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公子元（后为惠公），郑姬生公子昭（后为孝公），葛嬴生公子潘（后为昭公），密姬生公子商人（后为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诸公子都觊觎君位，竖刁、易牙等人与长卫姬相勾结，企图立长卫姬的儿子无诡为太子。管仲以政治家独有的眼光看出了太子问题的潜在危险，便劝桓公早立太子。他对桓公说：“周王室因为嫡庶不分，造成了祸患，这个教训应当吸取。如今齐国的太子还没有确立，人人都怀有非分之想，应当早立太子，以绝后患。”

桓公对立太子一事也十分着急，但在立谁为太子问题上又有些犹豫。他对管仲说：“寡人有六位爱姬，每人都生有儿子，按长幼排序，应当立无诡；按德才排序，应立公子昭。长卫姬侍奉寡人时间最长，很讨寡人欢心，竖刁、易牙等人也多次称赞无诡。寡人基本上倾向无诡，但又爱公子昭的德才，所以一直未能决定，请仲父帮助寡人抉择。”

管仲认为，如果立无诡为太子，日后竖刁和长卫姬可能会擅权，必然导致齐国的内乱，便对桓公说：“如果太子没有才德，就不能堪称大任，既然主公爱公子昭的才德，就应下决心立公子昭，不必为此疑虑”。

“如果无诡以长子的身份与公子昭争夺太子地位，又将怎么办？”桓公不无疑虑地说。

“主公可以在诸侯中选择一位可以信任的人，让他帮助太子昭。”管仲说。

桓公认为管仲的意见有道理，便决定立公子昭为太子。

不久，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当时，诸侯云集，盛况空前，周襄王也派宰孔赐给齐桓公祭庙用的肉，这在当时是最高奖赏。齐桓公将要下拜，宰孔说：“天子说您年龄大了，可以不拜。”齐桓公真的就不想拜了。在管仲的提醒下，桓公才勉

强地说：“天子威严在面前，我怎敢不拜呢？如果不拜，会乱了上下尊卑的仪礼。”这次会盟，宋襄公也前来参加。宋襄公曾让位于公子目夷，目夷不受，才即位为宋君，这件事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同时宋襄公的势力也较大，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便把立公子昭为太子的事告诉了宋襄公，并委托他将来能使公子昭顺利即位。宋襄公见齐桓公如此信任，也就答应了这件事。在管仲意见的影响下，公子昭被立为太子，竖刁和长卫姬立无诡为太子的企图未能得逞。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 645），管仲因年事已高患病不起，桓公亲自来探视，桓公见管仲将不久于人世，对管仲说：“仲父如果不幸谢世，还有什么要告诉寡人的吗？”

“您不问我，我也要专为此事朝见您。”管仲说。

管仲一直为齐国的未来忧心。齐桓公性情骄傲，又爱好女色，他身边还有竖刁、易牙、长卫姬等人，这些都不能使管仲放心而去。桓公则担心管仲死后由谁来替代他为相，才能保证齐国的强盛局面。为了这个问题，桓公在病床前和管仲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若仲父不幸弃寡人而去，群臣中谁可代之执政？”桓公问。

“知臣莫如君。”管仲说。

“易牙如何？他能烹杀自己的儿子给寡人吃，应该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爱子之情，人皆有之，对亲生儿子都如此残忍，对其他入又会怎样呢？”

“竖刁如何？他心甘情愿自施宫刑，入宫侍奉寡人，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的野心，不惜残毁自己的身体，怎么能对别人好呢？”

“卫公子开方，本可在卫国当高官，甚至继承王位，却来

到齐国侍奉寡人，于今已有十五年了，他父亲死时都没有回卫国，他的忠心不用怀疑吧。”

“爱戴父母也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母都如此绝情，对别人还能是真心吗？”

管仲劝桓公尽快将这三个人驱逐出宫，桓公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下令将竖刁等人逐出宫外。

不久，管仲去世了。齐桓公失去了管仲的辅佐，齐国国势急转直下。桓公缺少竖刁、易牙的奉承献媚，也觉得索然无趣，食不甘味。长卫姬乘机对桓公说：“管仲驱逐竖刁、易牙，使君侯身边缺少得心应手的人，况且君侯已经年老，也应该颐养天年，尽享欢乐，将竖刁、易牙、开方召进宫来，是不会危害国家的。”

桓公说：“他们三人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管仲将他们驱逐，的确有些过分。”于是，桓公又召竖刁、易牙、开方入宫。

竖刁、易牙、公子开方回宫后，与长卫姬勾结一起，开始了窃权活动。在齐桓公的六个儿子中，除公子昭被立为太子外，其余五公子也都企图谋取君位。竖刁、易牙、公子开方都利用接近桓公的机会称赞公子无诡，怂恿桓公更立太子，长卫姬也在桓公面前纠缠，桓公年老昏愤，早已把管仲的劝告忘掉了，竟然口头答应以后立无诡为太子。

次年，桓公病重，百医不得其治，桓公诸子各树朋党，争着要继续立君位，形势十分紧张。竖刁见桓公将不久于人世，便将宫中卫士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将重病在身的桓公禁闭在寿宫之中，不许任何人出入，就连大臣和桓公姬妃也不得探视。对外却假传桓公命令，号令群臣。

桓公卧病在床，不能动弹，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寝宫又被竖刁筑墙围起来，只从墙下开一个小洞，不时让人探视桓公的生死，桓公只好用昏花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寝宫内视。由于宫外争夺君位的形势十分激烈，没有谁顾得上桓公，

桓公一连饿了几几天，汤米未进。有一天，一位宫女越墙来到桓公寝宫，桓公说想吃点东西，宫女在寝宫内没找到一点食品，桓公想喝点水，宫女四处寻找，也找不到。桓公问宫女发生了什么事，宫女将竖刁等人作乱的事告诉了桓公。桓公听后，不觉伤心起来，眼中噙满了泪水，慨然而叹说：“管仲真是圣人，他远见卓识，能预料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听管仲的话，才落得如此下场。若死后真有灵魂，我有何脸面去见管仲啊。”说完，就口吐鲜血，辞世而去。

桓公死后，竖刁和公子无诡惧怕外界知道消息后与己不利，便密不发丧，准备发动政变，袭击公子昭。不料，公子昭探到消息，急忙逃到宋国去避难。

公子昭奔宋后，公子无诡在竖刁等人的拥立下即位，这时一些大臣们才知道桓公已经死去。由于竖刁、公子无诡忙于与诸公子争位，没有顾及桓公的尸体，这时桓公死亡已经六十七天，尸体腐烂生满了蛆，有的蛆从门缝中爬到门外，惨不忍睹。无诡即位后，才将齐桓公入殓。

三个月后，宋襄公率诸侯伐齐，送公子昭还国。在宋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无诡派易牙率军出城迎战，宫内的大臣们乘机将无诡杀死。不久，宋襄公的军队打败齐军，公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

二 嫪毐祸秦

嫪毐，原名嫪大。他本是秦国咸阳的一个地痞流氓，秦国人称品行不端的人为“毒”，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嫪毒。嫪毒的发迹与秦国的相国吕不韦是分不开的。

吕不韦本是卫国濮阳的一位商人，因在韩国的首都阳翟（今河南禹州）经商发了大财，被称为“阳翟大贾”。后来，他往来各地，作投机生意，在邯郸遇到落魄的秦国王孙异人。异

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被作为人质住在赵国的邯郸。吕不韦认为异人是一个很有投资价值的特殊商品，是“奇货”，便准备出巨资作回大生意，即用金钱帮助异人取得秦国王位，以便从中得到回报。

吕不韦拿定主意后，便去和他的父亲商议。

“投资农业，可获利多少？”他先问父亲说。

“可获利十倍。”父亲回答说。

“投资珍宝，可获利多少？”

“可获利百倍。”

“投资政治，立国君，可获利多少？”

“那就无从计算了。”

听了父亲的话，吕不韦遂决定投资于政治，帮助异人谋取秦国的王位。

当时，秦王已经年老，安国君是秦国的太子，据说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但他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吕不韦认为，要让异人夺取王位，应从华阳夫人入手。他出资千金，西去游说秦国，疏通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异人非常感激，表示一旦成功，二人当共同分享秦国。

吕不韦先拿出五百金给异人，让他广交宾客，扩大影响，自己则带着价值五百金的珍宝前往秦国。

吕不韦来到秦国后，先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他对阳泉君说：“你珍宝满库，良马充盈，美女成群，让天下人羡慕不已。安国君已老，你姐姐华阳夫人又没有儿子，一旦其他公子即位，你还能如此安逸吗？我真为你担心啊。”

阳泉君听罢，不由吃了一惊，他想，自己所以能有荣华富贵，不正是由于姐姐受宠吗，姐姐一旦失宠，这种富贵是难以长远的，想到此，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吕不韦见时机已到，急忙对阳泉君说：“公子异人是难得的人才，他作为人质被抛弃在赵国，虽有母亲，也不能关照他，他非常渴望母爱。如果华

阳夫人能将异人收为儿子，并扶他即位，不是两全其美吗？”

阳泉君认为有理，便劝说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儿子。吕不韦又托华阳夫人的姐姐以异人的名义向华阳夫人献上大批奇珍异宝，华阳夫人的姐姐对华阳夫人说：“公子异人贤惠聪明，广结天下豪杰，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他虽然身在异国，却无时不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他身为异国人质，如同被抛弃一般，往往深夜独自流泪，夜不能眠。他让我捎给你这些礼物，以表达对你的思念。”

华阳夫人听了姐姐的叙述，对异人产生了好感，她姐姐乘机说：“女子侍奉男人，一旦年老色衰，就失去了她的魅力。你没有儿子，容貌却一天天衰老，不可能长期受宠，你何不收异人为儿子，让他继承王位，永保你尊贵的地位。”

华阳夫人正为没有儿子烦恼，姐姐的一番劝说解开了她心中的症结，于是，她不断向安国君吹枕边风，提出收异人为子，并立为王位继承人。安国君经不住华阳夫人的反覆纠缠，便答应了她的要求，并送给异人大批财宝，让他请吕不韦为师，吕不韦终于迈开了成功的第一步。

吕不韦为了扩大异人的影响，整日带着异人饮酒作乐，结交豪杰。在一次吕不韦设的酒宴上，异人对一位能歌善舞的姑娘一见钟情，便向吕不韦提出娶她为妻。这位姑娘是吕不韦十分宠爱的小妾，名叫赵姬，当时已怀有身孕。吕不韦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便答应下来。赵姬听从吕不韦的安排，隐瞒怀孕的事实，嫁给异人为妻。不久，赵姬为异人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政，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昭王五十年（前 257），秦赵发生战争，秦出兵攻赵都邯郸，赵人准备杀死异人，异人得到消息后，向防守官吏行贿六百金，脱身逃往秦国。

赵国又打算杀掉赵姬母子，赵姬隐姓埋名，深藏密掩，才躲过了这一关。

异人回到秦国后，首先去拜见华阳夫人，因华阳夫人是楚人，华阳夫人以异人为“子”，即给他更名曰“子楚”。这时秦、赵关系已经缓和，赵姬母子也来到秦国与异人团聚。秦昭王五十六年（前 251）昭王死，太子安国君即位，是为秦孝文王，子楚为太子。秦孝文王即位三年就死了，异人即位，是为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即位后，以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前 247）患病身死，年仅十三岁的太子政即位，史称秦王政。秦王政尊母亲赵姬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政只有十三岁，国家大政实际上由母亲赵太后和相国吕不韦执掌。

赵太后本是一位年轻貌美的风流女子，庄襄王死后，守寡独居。她原来就是吕不韦的小妾，如今不甘忍受孤身无偶的寂寞，又与吕不韦重修旧情，不断让吕不韦到甘泉宫与她私通。秦王政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得了男女之道，吕不韦怕事情败露，大祸临头，便想与赵太后断绝关系。赵太后却不顾忌，对吕不韦纠缠不休。吕不韦想找一个替身，供太后享乐，以便自己解脱出来。当时，有个叫嫪毐的酒色之徒犯了罪，被判了腐刑，吕不韦听说他身强力壮，曾与多名荡妇淫乱，便让太后用重金买通行刑者，免去真刑，将嫪毐的胡须拔掉，假充宦官，入宫为太后服务。

嫪毐入宫后，对太后百般逢迎。每当大庭广众之下，他在太后身边毕恭毕敬，形若奴才。每当两人单独在一起时，便形同夫妻，无拘无束。每到夜深人静时，便与太后同床共枕，恣情寻欢。吕不韦这一招还真灵验，渐渐的太后只和嫪毐淫乱，便不再纠缠吕不韦了。

不久，太后有了身孕，为了掩人耳目，太后诈称有病，企图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居住。秦王政见母亲有病，除请太医诊治外，还求神问卜，太后则让嫪毐买通卜者，卜者称太后宫中有

鬼怪作祟，需到宫城以西二百里之外的一个地方才能逃过这次厄难。秦王政对太后与吕不韦的暧昧关系有所耳闻，想乘机将二人分开，但他对太后与嫪毐的关系却一直蒙在鼓里，便请母亲到咸阳之西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大郑宫暂居。太后自然很高兴，带着嫪毐等待从徙居雍城大郑宫。

雍城大郑宫离都城咸阳较远，嫪毐和太后的淫乱更加肆无忌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竟生下两个儿子，并筑密室暗中养育，商定秦王死后由其私生子继承王位。

嫪毐并不满足于在大郑宫内与太后的纵欲生活，还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经常让太后为他邀功请赏。太后便向秦王政说：“儿子整日忙于国家政务，无暇顾及母亲，嫪毐整日侍奉我的身边，辛苦有加，应当封赏。”秦王政对母亲与嫪毐的事一无所知，出于对母亲的孝敬，便封嫪毐为长信侯，并把河西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嫪毐从一个地痞流氓一跃成为新贵。

嫪毐身份改变了，但他的恶习却改不掉，除与太后作乐外，还经常外出饮酒赌博。有一次，他与别人赌博，发生争执，将对方痛打一顿，并呵斥说：“我乃当今大王的假父，你竟敢与我作对，真不知天高地厚。”当时，秦王政已二十二岁，专门从咸阳到雍城蕲年宫举行加冕礼，太后亲自为儿子举行冠礼，宣布由秦王亲政。被嫪毐毒打的赌徒怕日后再遭欺负，便向秦王政告密，说嫪毐不是真宦官，只是以宦官的身份侍奉太后，现在二人已生下两个儿子，并企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秦王政得知嫪毐在宫闱淫乱的事实后，十分气愤，密令大将桓齮率兵来雍城，决心铲除嫪毐。当时，内史肆是嫪毐的党徒，将这一消息泄露给了嫪毐，嫪毐急忙与太后商议对策。

“秦王已下令桓齮率兵来雍城，形势危在旦夕，只有发动宫中卫士及宾客舍人，围攻蕲年宫，杀死秦王，才能免遭祸灾。”嫪毐对太后说。

“你能调动宫中卫卒吗？”太后问。

“愿借太后玺假称秦王玺，诈称有人在蕲年宫变乱，奉诏前去救驾。”嫪毐说。

太后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将自己的印玺交给了嫪毐。嫪毐诈称得旨，发县卒、卫卒、宫骑及门下舍人等围攻蕲年宫。由于秦王政已有所警惕，立刻令相国昌平君率军镇压，秦王政也不顾危险，亲自参加战斗，并下令“活捉嫪毐，赏钱五十万”。嫪毐的叛军很快被击溃，嫪毐等人夺路而逃，正好被前来雍城的桓惲的军队逮捕归案，叛乱很快被平息。

秦王政平息了嫪毐的叛乱后，将嫪毐的两个私生子从密室里搜出杀死。嫪毐的党徒二十余人被杀，受牵连被流放的有四千余家，嫪毐的势力被彻底消灭。

三晋、赵、宋诸国的宦祸

春秋战国时期，除齐、秦外，其他诸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宦官为乱祸国的现象。晋国是春秋战国的大国之一，晋献公（前 676—651）时迁都到绛（今山西翼城），开始了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霍（今山西霍县）、耿（今山西河津）、魏（今山西芮城）、虞（今山西平陆）、虢（今河南陕县）等国，统一了汾河流域，成为一个大国。但晋献公时，却发生了太子申生被害的宫廷政变，在这场政变中，寺人披（又名勃鞞）表现十分活跃。

晋献公早已立太子申生为太子，到了晚年，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又为他生下儿子奚齐，晋献公便有废长立幼之意。为了掩人耳目，他煞有介事地说：“曲沃是我们先祖的所在地，而蒲离秦较近，屈离翟较近，如果不让诸子去守卫，我有些放心不下。”于是，让太子申生出居屈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及奚齐居于都城绛。如此一来，晋国人都明白了晋献公废立太子的意图。在晋献公的八个儿子中，太

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都有贤名，由于骊姬受宠，晋献公爱屋及乌，也就逐渐喜欢骊姬所生的奚齐而疏远太子申生等。有一天，晋献公对骊姬说：“我准备废掉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心中暗自高兴，却又做表面文章，哭泣着对献公说：“太子之立，诸侯都已知道，太子又拥有军队，百姓也归附他，怎能因我而废掉太子呢？你如果真的要废立太子，臣妾就自杀。”

骊姬表面上称誉太子，暗中却让人多方诬蔑陷害太子。有一次，太子申生在屈沃祭祀母亲，将一块肉进献给晋献公，适值晋献公外出打猎，便将肉放在宫中。骊姬立即让心腹宦官在太子进献的肉中放进毒药。次日，晋献公打猎回来，负责膳食的官员拿出太子进献的肉，晋献公正要吃，骊姬假惺惺的劝阻说：“肉是从远地送来的，应当检验一下。”膳食官割下一块肉给狗吃，狗当即死去了，又割下一块肉给一位奴隶吃，这位奴隶也死去了。骊姬先是故作吃惊，继而哭着说：“太子是多么残忍狠毒啊，竟敢弑杀他的父亲，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晋献公虽然不喜欢太子申生，也想不到太子会对他下毒，因此有些困惑不解，骊姬趁机挑拨说：“太子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因为臣妾和奚齐，臣妾希望能躲避到他国，以免被太子所害。”晋献公见骊姬受到委屈，大发雷霆，下令将太子师傅杜原款诛杀。这时，有人劝太子说：“毒药是骊姬所投，太子为什么不自辨呢？”太子说：“君主年老了，离开了骊姬就睡不好，吃不香，我不忍心。”又有人劝太子逃离他国，暂时避难，太子说：“逃离别国会落一个叛国的罪名，我只有自杀。”于是，太子申生自杀身亡，公子重耳和夷吾逃亡国外。

骊姬为了消除隐患，又派心腹宦官去刺杀出逃在外的公子重耳。据《国语·晋语》记载，晋献公和骊姬“令阍楚刺重耳”。阍楚，即阍人伯楚，又名寺人披、寺人勃鞞。重耳越墙逃跑时，追杀的宦官挥剑砍去，将重耳的衣袂斩断。《史记·晋

世家》说“重耳逾垣，宦者追斩其衣袂”，就是记载的这件事。

赵国、韩国、魏国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成为新的诸侯国后，宦官在这些国家中也开始出现。赵国的宦者令缪贤是战国时期赵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赵惠王时，缪贤曾随赵王在边境上与燕王相会，燕王为了结交赵国，私下握着缪贤的手说：“愿意和你交个朋友。”后来，缪贤犯了罪，曾想逃亡燕国，在舍人蔺相如的劝说下才没有背叛赵国。不久，赵国得到和氏璧，秦昭王听说后，派人给赵王送去一封信，说愿以十五座城换取和氏璧，实际上是恃强夺取。赵王对大将军廉颇说：“如将和氏璧送给秦国，恐怕得不到秦国的十五座城，如不将和氏璧送给秦国，又怕秦国举兵进犯，最好派人赴秦，说赵国并没有得到和氏璧。”谁能胜任这一使命呢？廉颇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这时，宦者令缪贤说：“我的舍人蔺相如可以出使秦国。”赵王派蔺相如使秦，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圆满完成任务。宦官缪贤能向赵王推荐蔺相如，说明他在赵国很有地位。

宋国在春秋时期也有宦祸。宋平公时，寺人惠墙伊戾诬陷太子，并借宋平公之手将太子逼死，造成了一大悲剧。当初，宋大夫芮司徒生下一个女儿，皮肤赤红且长有毛，芮司徒以为不祥，便弃之于堤下，被宋伯姬的小妾看到而收养，取名叫“弃”。弃长大成人后，出落成一位美貌女子。有一次，宋平公与父亲宋伯姬共同就餐，平公看到弃貌美动人，十分喜欢，便纳为妾，生下一子，名佐。佐面貌丑陋却性情和顺，太子座面貌美丽却性情乖戾，宋左师向戎畏惧太子而且内心十分厌恶他，寺人惠墙伊戾是太子座的内师，不受太子宠信，对太子十分不满。

有一年秋天，一位楚国人就聘于晋，从宋国经过。太子知道后，准备设宴招待楚人，宋平公同意了太子的要求。太子内师惠墙伊戾请求同太子一同前去。宋平公说：“太子不是很讨

厌你吗？”惠墙伊戾说：“我是一位小人，侍奉太子是我的职责，他厌恶我，我也不敢远离他；他喜欢我，我也不敢接近他。只是恭敬待命，不敢有二心，所以我请求一同前往。”宋平公就同意了。

惠墙伊戾随太子与楚人相见，乘机伪造太子与楚人结盟的盟书，火速报告宋平公说：“太子将要发动叛乱，已经与楚人结盟，并取得了楚国的支持。”

“太子是我的儿子，将来的国君，他还有什么要求？”宋平公不解地说。

“他想早一点继承国君的大位。”惠墙伊戾挑拨说。

宋平公派人查验，果然见到盟书，宋平公向宋左师向戎征询意见，向戎说他也听说太子与楚人结盟了。宋平公便将太子囚禁起来了。

太子被囚后，知道左师向戎和内师惠墙伊戾会乘机诬陷自己，不由感叹说：“只有公子佐能救我。”便让人请公子佐，并说：“如果到中午公子佐不能来，我就死定了。”左师向戎听说后，故意与公子佐谈话不止，让公子佐在中午以前见不到太子座。太子到中午仍未见公子佐来，十分绝望，便上吊自杀了。后来，宋平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将寺人惠墙伊戾烹杀。

（全晰纲）